

董秉弟 著

名人外傳

- 我是中国人
——记华侨耆宿胡锡珍
- 君子一生坦荡荡
——记七君子之一章乃器
- 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
- 异国鸳鸯
- 太空画家刘国松
走向世界
- 国民党风流人物
陈诚姻缘传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名人外传

董秉弟'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 北京

责任编辑：李佳俊

名人外传

董秉弟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7.75印张 16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ISBN 7-30035-100-9/K·5

定价：2.10元

序

董秉弟同志的新著《名人外传》即将问世，我有幸在该书付梓之际，读了校样，感受颇深。原粮食部部长、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令人感慨不已。几位德高望重的华侨与归侨老朋友——胡锡珍、林三渔、朱祥诸翁早年漂泊异乡、艰苦创业的经历也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回忆。国松绘画，天衡篆刻，如奎石雕，云青微刻，我皆闻名久矣。从董文知诸家艺精如此，喜我中华有人，为国增荣，快慰何似！余如刘基功业，陈诚姻缘，亦颇引人入胜。

掩卷玩味，犹为书中风采人物及传神的文笔所动。这不仅是一本可读性强，爱国爱乡，为振兴中华，向海外侨胞传播乡情的书，亦是一本传人谈艺，文学性知识性很强的书。因此，我乐意向广大读者推荐。是为序。

張國基
時年九十有五
1988年五月

自序

浙江历来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称。而美丽的西湖，尤其是海内外人士向往的胜景，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随着近年来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到中国来旅游访问，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回乡探亲访友，游览观光。有时我与他们同往，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幸福，他们的友好情谊和爱国恋乡之情，一次又一次在我心里激起汹涌的波澜。

说起青田，我的可爱的故乡，更禁不住千种感情倾注笔端。这座“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城，山水秀丽，风光旖旎，物华天宝，由古传今，给这块南国胜地增添了无限光辉。这里的景胜别具风貌，这里的石雕名闻遐迩，这里的油菜千里飘香，这里的侨胞遍布五洲，这里的名人风流辈出！

青田位于浙江南都，瓯江中下游。因古时“山下有田，产青芝”而取名芝田。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生活、劳动。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开始在这里建县。境内群峰倚天，山峦叠翠，湍流据险，江溪纵横，古人所谓“七十飞滩直奔斗口”（古称瓯海县为斗口），颇能说出这一地带诡谲多变之状。生长在这里的世世代代人民，崇拜尊贵的、祥瑞的龙和鹤。有的山就叫龙山，有的溪就叫鹤溪，有的城就叫鹤城。太鹤山上有座问鹤亭，青石柱上镌刻

着一副“何事别寻仙境界，此山旧时鹤家乡”的楹联。逢年过节还盛行划龙舟，舞龙灯，跳鹤舞等民俗活动。

从前以多鹤得名的鹤家乡如今是全县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中心，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鹤城镇了。这里有个“处州十县九无城，只有青田半条城”的典故，含着一段浚江造城的娓娓动听的故事。相传唐朝时，这个小集镇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往往使瓯江泛滥成灾，百姓苦难深重。那年朱匡县令上任，沿路察访民情，听到“青田怕水推（被水冲淹的意思），田园变沙滩”的民谣，体察人民疾苦，一面开仓济贫，一面上奏朝廷，要求拨款，并发动百姓浚江造城。不知何故，城造三次，三次都被暴雨山洪冲塌。一日清早，朱县令登楼观看地形，忽见空中飞来一对白鹤沿着江畔盘旋长鸣，一连三天如此。朱县令若有所悟，乃指挥百姓按照白鹤飞行的路线筑城，终于筑成南临江，北依山，蜿蜒而行的石头城墙。谁知朱匡反被诬告屯粮不缴，招兵买马，私造城池，谋图造反，朝廷将 he 处死。行刑那日风啸云黑，在全城百姓恸哭声中，忽见一对白鹤飞入刑场，用嘴啄去监斩知府和刽子手的眼睛，哀鸣三声飞去。后人改青田山为太鹤山，山洞叫白鹤洞，造的城称鹤城。南北朝时，萧绎（梁无帝）的《鸳鸯赋》中就有“青田之鹤，昼夜俱飞；日南之雁，从来共归”句。唐诗人杜甫《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中也提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县志记载“城北太鹤山白鹤洞有双白鹤，年年生子，伏子长便去。”

如今沿着盘曲石级登上太鹤山的混元峰，清风香气俱来，令人心旷神怡。俯瞰城郭，南有浩浩瓯江白帆远行，东有巍峨塔山彩云浮艳，西有锦屏松竹苍翠欲滴，鳞次栉比的

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花丛之中。城内铺设了两条水泥路面的宽阔马路；八条新街、十六条小巷的两旁，建起了许多高楼。红花绿树，沿街成荫。汽车日夜奔驰。如果住在沿江的楼房，不仅可以饱览江色，而且可以看到来往如织的机帆船、小火轮和码头上各行业人物组成的风俗画。古时的城池已往东门圩延伸一倍，扩建了新城区，发展了新工业，创建了新学校……崭新的鹤家乡呵，如今更加美丽、富有，令人遐想连翩。

“青田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竹篾作灯草，蕃薯丝吃不饱！”民谣里描绘的那个贫穷的山乡当然早已不见了！昔日青田大批乡人靠“三把刀”——雕刻刀、切菜刀、竹篾刀惨淡经营，背乡离井，飘洋过海，去异邦谋生。如今全县粮食总产量已突破两亿斤，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家家户户六畜兴旺，有部分人过上了小康生活。本地特有的矿藏叶腊石，辉钼、铝、锌、水晶、高岭土、花岗岩、石墨……都已得到开发，成为乡人的致富的资源。尤其是五代以前被发现和利用的珍美奇石（叶腊石），加工成精美的石雕，成为侨乡得天独厚的一种民间艺术。青田石雕在祖国艺术品中独树一帜，驰誉中外。

青田奇石，乡人称“图书石”，其中名贵的封门青，与福建的田黄石，浙江昌化的鸡血石合称为“红、黄、青”三大奇石，价重于金。工艺美术家们将这种奇石，因色取俏，雕镂成神佛仕女、香炉古鼎、龙凤狮虎、山水花鸟等石雕工艺品，远销海外。早在17、18世纪乡人就把这奇石与石雕，循陆路经西伯利亚携往欧洲贩卖。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商民季兆璠等七人贩销“图书货”（石刻品），从海天佛国

的普陀，横渡到南洋群岛、印度销售，后转法兰西境内，营业日见发达。嗣后，乡民竞相仿效，纷纷出洋以此谋利，不到二十年，亚洲全境和欧、美、澳、非洲的不少城市，都有青田石商之足迹，仅巴黎一地就有近两千侨胞以此为业，在欧洲最多时达三四万人；青田石雕之名，也由于他们的传播发扬而大震于世。石雕艺术品先后在路易斯赛会、巴黎赛会、比利时赛会、世界万物博览会、万国巴拿马赛会、南洋劝业会、都郎赛会上得过金牌、银牌、铜牌和特别奖牌。已故著名记者邹韬奋曾有专文《在法国的青田人》对上述盛况作过报道。

目前总计约有两万多青田籍华侨分布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各行各业。他们自立、自尊、自强，以堂堂中国人的气概，谱写出时代的篇章。他们靠自己的文化、知识、技术、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奋斗经年而成为企业家、商业家、金融家和文学家、书画家、科学家，为国争光，享誉海外，受到华侨华人社会和桑梓故里的尊重。

故乡还是革命的老区，早在1930年，在万山、潘山、大头山、和海溪，王岙、舒桥一带就有红军的足迹，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的活动，出现过刘胡兰式的女英雄潘香凤。

1931年国共两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捐资家乡，创办一所东源小学，为此，周恩来、陈诚、董必武、郭沫若、孙科等都为这所小学题了词，给山乡青少年指出救国之道。

千余年来，名人辈出。宋有礼部尚书蒋继周、丞相汤思退，元有学士叶颙，明有国师诚意伯刘基，清有学士端木国瑚，韩锡胙。还有国民党的军政要人陈诚。现任国务委员

陈慕华和担任过粮食部部长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也是青田人。此外还有旅居日本的华侨、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旅居意大利的华侨华人工商会名誉会长胡锡珍，著名编剧、导演、曾获亚洲影展最佳导演之称的张彻先生等。

我对故乡的山水风光，我对故乡的风流人物，我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怀有真挚的爱，在这种爱的力量驱使下，写作欲望非常强烈，不写出来，若有负于那些可敬的人物和这片钟灵毓秀的山水似的，这样我断断续续写了些传记、游记、特写、报告文学、访问记，若干篇已发表在国内报刊上，目的是唤起海内外同胞和朋友们，共同携手振兴中华，为桑梓故里造福。承蒙读者和海内外朋友的喜爱，使我的写作有了不竭之源。现在我集新旧之作，就人物部分，编出这本《名人外传》，以表我对养育我长大的故乡的爱，以表我对一直在热情支持、帮助我的海内外亲人朋友的赤子之心。我要感谢胡锡珍、朱祥等良师益友的指教。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他们为本书的完善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张国基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文坛前辈、全国作协浙江省分会主席黄源老师为本书题名，鼓励我继续奋进！

1987年初夏于青田

目 录

序.....	张国基 (1)
自序.....	(1)
我是中国人	
——记华侨耆宿胡锡珍.....	(1)
君子一生坦荡荡	
——记七君子之一章乃器.....	(21)
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	(50)
丹心报国 魂系故乡.....	(85)
侨——桥.....	(91)
此日西湖更有情	(109)
异国鸳鸯	(114)
太空画家刘国松走向世界	(124)
他为时代讴歌	(131)
当代青田石雕艺术大师林如奎	(135)
雕秋人	(141)
篆刻高手韩天衡	(146)
中华艺苑独一枝	(152)
一个知青和他的厂	(156)
开拓者——农民企业家留小然	(165)
民国风流人物陈诚姻缘传	(173)
附：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	(210)

我是中国人

——记华侨耆宿胡锡珍

1984年10月的一个下午，鹤城镇华侨新村一幢五层大楼的华侨新寓门口驰来一辆乳白色面包车，一位风尘仆仆，身体修长，面容清癯，穿着黑色普通西装的华侨老人走下车来，他一边亲切地同县领导人、县侨办、县侨联负责人和他的亲戚、朋友们握手，一边用洪亮的、浓重的青田家乡话连连说：“多谢，多谢朋友们的光临！”

人们簇拥着他进了新寓客厅，银白色的梅花吊灯，把白粉墙上的一幅《我是中国人》的肖像画照得格外醒目。这幅肖像画是我国驻意大利使馆所赠，画中人正是这位应邀回国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的胡锡珍先生。他今年78岁，是意大利米兰爱国华侨团体“旅意北部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他在海外飘泊了60余年，如今在意大利经营皮革业。胡先生的企业是旅意华侨同行业中最大的一家，产品销售法、德、美、日、瑞士和南美、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生长苦菜花的乡土上

13年前，即1971年，也是在10月里，他从意大利首次回到阔别38年的祖国怀抱，但那时他的心情是压抑的，疑

虑重重。他在北京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宴会前，周总理在接见厅里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而又关心地问：“胡先生，海外的同胞都好吗？我们很想念他们，祖国的亲人很想念他们。”

“哦，好，很好呐，都很好！”热泪遮住了他两眼的视线，看不清近在咫尺的总理清癯的脸容。他只顾频频点头，双手紧紧地握着总理的手。啊，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在混乱的年月，已经病得那样衰弱，仍牵挂着海外同胞，怎么不令人感动呢？他掏出手绢，揩揩泪眼，端详着总理坚定、慈祥、亲切、消瘦的面容，多年来压在心头的痛苦霎时间奔涌到嘴边。自己背井离乡，飘流海外，留在家乡那从未见过面的儿子竟在十年动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桩冤案何时才能水落石出呢？“唉！”他叹了一口气，环视着轩朗宽敞的宴会厅，仿佛感到厅里笼罩着一层乌云，遮没了顶棚上灯盘四周的粒粒金星。他恨不得一盏盏灯光立即变成一个个太阳，驱散乌云……

38年过去了，他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啊！然而祖国的名字却永远铭记在心！

胡先生的故乡是浙江省青田县，这里素有“石雕之乡”的美称。然而他也清楚地记得旧时的青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穷乡。民谣里不是这样说吗？“青田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竹篾作灯草，蕃薯丝吃不饱。”那辛酸的“三把刀”——雕刻刀、竹篾刀、切菜刀是乡亲们赖以谋生的仅有的“法宝”。他的童年，没有盛开的牡丹花，只有漫山遍野的苦菜花。祖上原来有25亩地，5间石瓦房，到了他祖父手里，祖母为一把鞋锥子，同叔伯嫂争口角，打驾起来，结了怨家。打了三

次“官司”，两家都破了产。到了他父亲手里，只留下一亩来地，一间破房，8口人，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挤在一间屋子里，靠吃蕃薯丝野苦菜拌糠饼度日。兄弟姐妹中，数他老大，干活也最早。从5岁开始，就上山割草、放牛。夏天，光着上身，赤着脚，皮肤被荆棘茅草刺破出血，如针扎般疼痛；冬日，披着一件大人的破夹袄，穿着草鞋，顶着风雪，挑柴去卖。13岁时，父亲才送他到5里外的圩仁小学念书，但他只上了28天学，最后他的读书梦还是被贫穷击碎了，还是不得不回家放他的牛……

点点血泪湿樱花

18岁的胡锡珍，已是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了。此时北伐战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乡绅、土豪、财主老爷们慌了手脚，纷纷外跑，或拉兵团负隅反抗，坑害百姓。当时摆在胡锡珍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抽壮丁，为官府卖命；一条是出外谋求生路。他父亲让他走后一条路，卖了田，又向亲戚朋友凑来百把银元，含着泪水一起交给胡锡珍，嘱咐说：“珍儿，爹当年从日本回来，发誓不让你们重踏爹这条老路，可是这世道迫得咱家没法子，你自己去闯条生路吧！”

“爹！”他用颤颤抖抖的双手，接过爹手中沾满泪水的钱，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连连叩了几个头，趁着黑沉沉的夜晚，搭上一条蚱蜢船告别家乡。先到温州，又从温州坐轮船去上海，想在上海混碗饭吃。到了上海，与几个穷朋友一起住在小东门一家青田人开设的吴同春客栈里。一晃五六

个月过去了，啥工也找不到做，心里十分着急。一天，他找吴老板帮忙，吴老板皱皱眉头，一拱手说：“老乡，不是我不肯相助，上海这块地盘，是洋人、有钱人的天堂，可没有穷哥们的活路。眼下北伐，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正热闹着，谁还敢招工？还是另找出路吧！”

“还有什么路可走，请吴老板指点指点呐。”

“听说东洋日本国有工做，有饭吃，去的人捎来口信说，日子还混得过去。”吴老板眨眨狡黠的眼睛。

“那不是要出洋过海吗？我一个青田乡下人，有什么办法到日本去呢？”胡锡珍一筹莫展地问。

“你莫着急，有办法的。”吴老板把嘴伸到他的耳旁，轻轻嘀咕：“在上海青红帮里有我们青田人，有个姓朱的头目，他神通广大，能搞到出国护照。你若想去东洋，我替你说情，买本护照，有了它，就有了护身符，可以大胆在日本大街上白相白相哉！”

“买本护照要花多少银元？”

吴老板眉头一挑，先伸出个食指，又伸出一巴掌，说，“买护照连在船上的吃用，不多不少正好150元。”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夜里将身边的钱全倒在床上数了数，还有200银元，想来想去别无办法，便咬咬牙，交给吴老板150元，买来了一本名叫胡湛尼的护照。等了几天，徐包头打听到一艘运木炭去日本的船，买通了水手，让胡锡珍和他的表兄陈林宣等五六个人一起，提前两天上船，偷偷地躲在船后舱放木炭的地方。包头给他们买来了一些干面包，放着两桶水，然后在外面叠起一篓篓木炭，仅留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气孔。但是里边黑沉沉的，炭味很重，气闷得令人作呕。

在里边躲了两天，临开船那天，却被海关查了出来。船没搭成，他只好再想法子。他将余钱买来一套中山装，一只旧皮箱，欲与一班朋友包条船去日本。但是，船长看他们是卖苦力的，不给包。说他的船只给中国的商人，当官的，留学的包，卖苦力的不让坐。

后来，他们到了山东烟台，登上一条去朝鲜的运输船，到了朝鲜斧山水口县才从那里坐上一条去日本的运岩船。船在风浪中颠簸，昏暗的舱底下，散发着煤烟味、臭鱼味、屎尿味……那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全是中国、朝鲜的劳工和小商人。他们有的在伤心地抱头痛哭，有的在哇哇呕吐；有的在痛苦呻吟，乏力地叫着：“水，我要水！”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与黑夜，他只知道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冷水。也不知道在哪天夜里，只听“呜——呜——”几声汽笛，领头的徐福昌把他和一些同乡带下船，高一脚低一脚地走过泥泞的海滩，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幸好他找到了早年在这里做生意的一个叔侄，买了去东京的车票。那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然而，他还没有看一眼樱花是大红的，还是粉红的，便同老乡去干泥瓦活，拉砖头，运泥沙，苦挣一二元日币度日。

他在同乡人租的房子里吃住，白天到码头找活干，晚上借侨友的“洋车”去跑几趟，省吃俭用，一个日币、一个日币地积攒起来。转眼间三年过去了。这一天是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他掏出系在胸前的红肚兜，将积攒起来的日币倒出来数了又数，长长地叹了口气：“唉——三年了，没日没夜卖苦力，还只有30来元血汗钱，够买啥呢？”他两眼湿润了，心里想着：离家这些年，还没有给家里人带去一个钱

呐，家乡不知道是啥样子了，公公、婆婆、爹爹、母亲、妻子和弟妹们今天都在想念自己吧！遥望着天宫一轮明月，他觉得家乡的亲人这时一定也在仰看明月，思念着他，但他们是这样遥远。

“锡珍贤弟，今天是中秋节，我们去喝两杯。”一个同乡侨友笑嘻嘻地进了门，一把拉着他上了街，在一家小店里叫了几个菜，买来瓶酒，边吃边喝。那朋友对胡锡珍说：“贤弟，过两天我就要离开东京回家去了。今天来找你，想介绍你到三菱糖厂接我的工做，你愿意不？”

“龙有窟，狗也有个窝，有个落脚的地方总比每天找工做好些。”胡锡珍举杯向朋友敬了酒，从肚兜里掏出那点血汗钱，拜托同乡捎回家，代问爹娘请安，代问妻子、弟妹和乡亲们安好。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冒了出来……

三菱糖厂开设在东京码头，有300多个华工，全是青年后生，他们每天同日本工人一起装卸从台湾运来的原料和一袋袋运往外地的糖和其他货物。饿了啃块冷馒头，渴了喝口冰水，一千就是十来个小时，累得腰痛背酸。但是日本老板对中国劳工采取不平等的歧视态度，同样干一天活，日本人一般劳力可以拿到四五元日币，中国人强劳力也只付给二元日币，仅够一人一天吃喝。那个矮胖胖的老板，每天坐在高高的阳台上，监视着华工，稍不如意，就瞪眼叫骂：“八格亚鲁，快地，统统地干！”拿莫温一看老板发了脾气，骂得更凶，还举起黑皮鞭向扛袋走得慢点的华工背上抽打。胡锡珍见此情景，感到周身似火烧火燎，眼里冒出怒焰。他常常问自己，问工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异邦如此受人凌辱和欺压？

在厂里熬了两年，他当上了华工领班，心想为华工兄弟争

口气，就利用工作之便，暗中联络了工友，同老板和拿莫温展开巧妙的斗争。

这是个夏日的黄昏，华工们刚刚卸完一船货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擦把汗，老板又指使拿莫温，挥着鞭子逼华工往船上装糖。一袋袋糖，就像一座座沉重的山，压得华工直不起腰，汗流浹背。胡锡珍迈着艰难的步伐，将一袋百多斤重的糖袋扛上船，抬头看看天，一团团乌云正在密集，看样子一阵暴雨就要来临了。他脑子一转，蓦地想出个主意。他快步下船，走到水桶旁边，扭开龙头，灌满一杯慢慢地喝着，悄悄与前来喝水的工友们说：“天快下雨了，快把糖装上船，让它泡在雨水里。”

华工们点头会意，悄悄传话。只见他们一个个勒勒裤腰带，咬咬牙，鼓足劲往船上加速装糖袋。

拿莫温得意地瞟了老板一眼，老板咧嘴大笑，乐得一字须往上翘：“今天中国人干劲大大的好！”但话音刚落，一道电闪一声雷响，暴雨便哗哗地下来了，淋得船上一袋袋糖泡了汤。老板急得直跺脚，狂喊：“快盖雨布！快叫他们盖雨布！”

这时日本工人都躲到工棚里、厕所里避雨去了。华工们却装着没有听见，仍扛着糖袋，一个挨一个地踏上跳板往船上运。拿莫温死命地催，又挥鞭抽人。有个工人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连人带袋掉进水里。华工们趁机将肩上的糖袋丢在雨地里，乱哄哄嚷成一片：“快救人呐，快救人呐！”码头上、船上乱成一团，雨声、雷声、叫喊声混合一起，气得老板干瞪眼，直跺脚，歇斯底里拿拿莫温出气。

夜深了，拿莫温醉熏熏地走出酒吧间，摇摇晃晃地走过